

蓝金阴谋

E u r o p a

[美] 约瑟夫·查尔斯·耶奈伊 著
韦志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蓝金阴谋

[美] 约瑟夫·查尔斯·耶奈伊 著

韦志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金阴谋 / (美) 约瑟夫·查尔斯·耶奈伊著; 韦志勇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7

ISBN 978-7-5596-1196-3

I. ①蓝… II. ①约… ②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1900 号

蓝金阴谋

作 者: [美] 约瑟夫·查尔斯·耶奈伊

译 者: 韦志勇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闻 静

封面设计: 仙 境

内文排版: 聯合書莊 bjlhcb@sina.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4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10.5印张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196-3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本书谨献给

B.Y.

我为本书所付出的努力，
最了然于心的是她，
最忧心如焚的也是她。

鸣 谢

我要感谢 CreateSpace 的编辑，她激励我，并不吝指出本书的优缺点。她的建议非常专业，非常睿智，见解也非常独到。有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已经让她黯然不悦。我也当竭尽全力，在字面上、在内容上、在深度上，尽可能地采纳她的建议。

感谢 CreateSpace 的营销团队和设计团队。

同时，也要感谢 CreateSpace 的高级出版顾问。他一直努力，并持之以恒地给我提供建议，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引 子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不想见你。你还不明白？”卡门教授又在对着宾馆电话大声嚷嚷。教授一身灰色着装，身材瘦削，个子矮小，一周前刚满六十岁。“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他不断重复，也懒得再说了，“我明天才能见你，演讲之后见，不要在这之前找我。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助理安排。眼下，我只希望你去关注我的新闻发布会，你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上查询相关信息。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和建议，我要挂电话了。”

打电话的人是怎么搞到房间电话号码的？

这时陌生人的口气变了。

教授问：“你想在哪儿见面？”挂电话前，他又确认了一次：“我可以半个小时后见你。”

周日晚上十点半，外面寒风刺骨。虽然刚刚入秋，蒙特利尔却早早下起了大雪。尽管限电，宾馆的供暖系统还是很管用，因此卡门教授穿着比较轻便，但如果要外出，他就得加厚衣服。

他从衣架上拿了厚毛衣和灯芯绒裤子，还从衣柜里拿出黑色的那件羊绒大衣，而不是浅黄色那件。

他打算把这件浅黄色的大衣留到明早记者招待会时穿。他计划在道森·亚当斯大厦会见记者，而这些记者也很想采访他。

他穿上厚厚的皮鞋，包住了自己的薄袜子。这双袜子他今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穿了一个下午了，伯克利分校比较暖和，而在蒙特利尔的深夜穿薄袜子是不适合上街走路的。他戴上塑料边框眼镜，把头发梳得锃亮，一条条皱纹竖着“雕刻”在他脸颊上。

他有一种自负之人的自信、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很高兴看到羊绒大衣把自己包裹得更大块，使他的身材显得更高大。

他伸手拿遥控器，本想关掉电视，但却看了一会儿新闻提要。新闻主持人说，明天上午十一点整，教授准备在蒙特利尔以“北方哈佛”著称的麦吉尔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展示他有关木卫二的研究成果。

他点点头，似乎是在确认这条新闻——也似乎在确认他自己的重要性——“明天，人类将永远改变。”他说。

他正准备关掉电视，另一则新闻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世界级口水战再升级，商业巨头环球石油公司为其地外页岩气利用的倡议辩解，称页岩气利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极小’而利润‘极大’。任期将近十年的环球石油公司 CEO 博纳姆·摩尔称美国政府就是该公司的支持者。但美国总统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卡门按下遥控器开关，电视屏幕瞬间变得黑暗。

细胞生物专家不是环保主义者，虽然他有很多朋友属于这类人，但他们没有任何犯错误的余地。世界生态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2041 年，那些急躁的国家像街头暴徒一样，随时准备打架，不顾经济和环境成本，也不管人类的痛苦。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环球石油公司梦寐以求的木卫二上的

页岩气可以更快置地球于死地，比地球上自产的化石燃料对地球的杀戮还快。

明天，卡门将向所有人发出地外页岩气具有毒性的明确警告。

他把思绪转回到刚才那个奇怪的电话，转回到明天演讲的真正目的上。

在研究深海热泉周边生长的细菌垫时，他就开始迷上了地外生命研究。“外星人，”人们常说，“外太空来的人？”他对这类派对笑话只是微微一笑，然后用低沉的语调纠正说：“不完全是。”

实际上，他研究过已经死掉的外太空细菌的 DNA 链，比如太空探索中在火星上、可达小行星上，甚至在木星被冰面覆盖的白色卫星——木卫二上找到的一些东西。现在——明天早上——他准备在道森·亚当斯大厦礼堂做一个关于木卫二的演讲，在座的都是世界各地来的科学家和媒体。

箭在弦上，有些东西他必须说出来。但他要说的这些也将引起轩然大波，把自己带到与环球石油公司的直接冲突之中。有些大众媒体会代表石油巨头把他批判得体无完肤。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

地外页岩气的毒性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

现在已是夜深人静。过了今夜，他就要发布他的成果，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过了今夜，他就可以静静地旁观人类摸索、反应并接受这些事实，人类的命运也将永远被改变。但在这之前，没人知道他要说什么，真的没人知道。

从一开始研究木星的卫星，教授就将他的发现隐藏在他的实验室里。

真理是第一个牺牲者，所以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因此，这个来电让他吃惊。

这么说还算是低调了。其实，这个来电让他惊诧不已。

陌生人居然提到了有机系统，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个？

木卫二的有机系统！

卡门又照了照镜子，几次把肩膀抬高，又放下。他转过身，仔细端详自己的样貌，还行。他把演讲提纲和微型电脑锁进宾馆保险箱，耸了耸肩膀，准备离开房间，临出门时，还确认已经拿好了房卡。

有机系统。木卫二。

从研究木卫二伊始，教授就承认其发现的真相也有脆弱性，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考虑过在通向科学发现的道路上可能面临的危险。

现在，他也未曾考虑过深更半夜在蒙特利尔街头会见一个为此事急促不安地给他打电话的陌生人的危险。

他走出宾馆大堂，跨进德拉 - 高切蒂埃尔西大街，朝着半个街区以外的大学路十字路口走去。

蒙特利尔周日夜晚的街道冷冷清清。街上的灯光在奋力地从不合时令的大雪缝隙中穿过。黑暗截断了灯光，阻止灯光照到远处。路边的树上，树叶掉得光秃秃的。市政工人下午已经给人行道除了雪，他们堆到路边的雪堆可以淹没膝盖。

今天早些时候到达时，卡门希望见到他年轻时在同一个季节来到蒙特利尔所见到的景象。那时，圣劳伦斯河映衬着蓝天白云，红色枫叶随处可见，五彩花园遍布全市。

走到大学路岔口的时候，教授滑倒在冰面上，碰伤了膝盖。

黑暗中，他朝大学路对面约好的地点看过去，没看到一个人影。陌生人曾说，他穿着橘黄色外套，在路口对面的花坛旁边等他。

卡门教授这个时候唯一想到的就是返回宾馆。

这时，马路对面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闪了闪大灯。这是一条单行线，朝南走就是圣劳伦斯河。这个时候的大街上空空荡荡的，除了那辆泊在路边的车子。车子熄着火，车头有很大的镀铬隔栅，像是一辆年代已久的燃油汽车。大灯照射得卡门什么都看不到。

啥都没看到，这车子到底是要开过来还是开过去？

卡门没有理会车子，也不理会车上的人。他穿过宽阔湿滑的马路，想要走到对面。右膝盖还在隐隐作痛。他的袜子太薄，不合适冬天的鞋子，感觉走起路来很不稳当。

走到街道中间的时候，他注意到一百米开外还有一辆电动汽车，前脸方正，是一辆黑色的 SUV，配备一副老气的防撞栏，径直朝他撞了过来。

其他车辆都开着明亮的车灯，唯独这辆 SUV 没把车灯打开。两秒钟，他根本无法闪躲。

教授本应无暇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会在冰冷的马路上死去。毕竟，汽车防撞栏尖锐的边缘恰好和他的身高吻合，直接撞上他的脑袋。经过这么一撞，任谁都会立刻毙命。

然而教授想到的是他的霉运，想到了这次事故发生前的每一个夜晚。

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来到蒙特利尔的时候，他看到路边成行的糖枫，感慨生活对他已经很眷顾。

他逐渐失去了意识，驾鹤而去。

* * *

看着黑色 SUV 沿着大学路离去，加里自言自语地说：“这简直就是人类最佳的合法杀人利器。”

他启动自己的燃油汽车，把车灯切换到近光灯，在街角掉转车头，绕开卡门教授的尸体，朝德拉 - 高切蒂埃尔西大街开去。他把车停在离宾馆入口五十米远处。

宽大的黑色大衣和黑色的三角帽隐藏了一个五十五岁男人的超大力量，也隐藏了他苍白的肤色和令人发怵的红色头发。夜里的黑暗把他隐藏得更深，犹如一只黑色手掌伸向另外一只手掌。他步入酒店大堂，避开服务生的眼神，径直走向电梯，上了九楼。走出电梯，他直奔卡门教授的房间，用一块不值几个钱的电路板和一根筒状插头，撬开了房门。

他眯起双眼，好像要从很远的地方观察这个世界。很快，他打开衣橱，找到保险箱，插入带电路板的筒状插头，打开了保险箱，拿出卡门的电脑和演讲材料，然后走进浴室，用肥皂洗净双手，离开了房间。

一走到外面，他立刻坐进车里，拨通了香农·温德尔的电话。此刻的香农·温德尔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各个报告厅里奔波。

“文件删了吗？”他问道。

“删了。”她答道。

加里挂掉电话，踩下油门，扬长而去。大学路上，救护车闪着车灯，有几个人在围着死去的教授团团转。加里视而不见，继续沿着德拉 - 高切蒂埃尔西大街疾驰而去。

第一章

“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杰米·卡迪克特孤立无援地靠着办公桌，盯着窗外想。圣安东尼奥郊外的天空已经久旱无雨。他跳回办公桌前，扫了一眼电子表格，自言自语道：“商业解决方案在哪儿？当今社会，还那么胆小怕事，要来何用，要学会主导一切。”

如果想继续与地途公司把生意做下去，他就必须要削减成本。

今晚晚些时候，他还要前往旧金山，头等大事是明天一大早要去拜访地途公司。没有了地途公司这个水下和航空采矿设备制造商，得州扣件公司的财务就会出问题，卡迪克特就得被迫关闭工厂。

他的家庭会因此遭殃，更不用说得州扣件公司二百三十八名工人的家庭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四十九年前公司成立之初就跟着他祖父和父亲齐克一起干了。

“我们都已经干了那么久了，”卡迪克特想，“干吗要关停工厂？”

当初他接手工厂的时候，父亲齐克就这样告诫儿子。“我要退休了，这也是情非得已。”那时他已是病魔缠身，“我是这里

的很多工人带入行的，他们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你得照顾好这些老伙计。这是我要说的话，也是你爷爷留给你的话。”他拍了拍儿子的后背，又说，“你不会辜负我。”他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孩子，很开心你能回到家，回到属于你的家。”

他属于这个家吗？

卡迪克特随即伸手到办公桌对面，把一个小相框拿了过来，相片是十五年前他在太空研究院的时候的一个同事抓拍的。相片里的他，穿着一套旧式充气太空服，一只手臂夹着头盔。

看完后，他把照片放回桌面，把往事抛到脑后。现在什么事情都抛给他，包括地球发生的变化，他还有很多事情要想。

得克萨斯什么事都想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大更好，全球化原始广阔区域中的长期掠夺者，现在却只能和其他地区平起平坐，有时候还被甩在后面。如果你在圣安东尼奥经营一家工厂——这已经很罕见了——并且除了生产航空级别的扣件之外一概不做，你必须保证对此十分在行，而且仅仅在行还不行，还得做得廉价。这年头要想生存，“价廉”比“物美”更重要。

他不想把家族企业毁在自己的手上。

他扫了一眼电子表格，绞尽脑汁地想明天如何才能与地途公司达成交易。

厂里的工人指望着他，他无怨无悔。

他要让所有的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包括厂里的工人、爸爸齐克·卡迪克特，还有他的爷爷。

★ ★ ★

卡迪克特抬起头，阿里斯泰·罗威尔跨入他的办公室大门，

打断了他的思绪。“我有事找你，”阿里斯泰说，“我们去会议室吧，很急，真的很急。”

卡迪克特眨眨眼，想揣摩他的办公室主任要说什么。他把前额那把黑色头发往后捋一捋，但又掉了下来。他对比了眼前这个英格兰男人的棕色卷发，瞄了一眼他又小又圆的脑袋瓜和金边眼镜。而他自己，却是一副长脸、高额头、马鼻子、紧皱的眉头、深凹的绿色眼珠子、萎靡的表情，还有满脸怒气。

阿里斯泰向来都是衣冠楚楚，两年前卡迪克特把他拯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洛杉矶做律师。卡迪克特觉得，从某些方面来看，他自己倒是符合近几年自己的身份，一个衣着邋遢的工程师。他的样子比他四十二岁的手下显得老成，尽管他这位下属比他还年长一岁。

这段时间，责任、管理，处处如履薄冰，卡迪克特显得更老了，好像他未曾年轻过。

他全然不理睬办公室主任对他的催促。“我已经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要地途公司明天接受我向他们提出的方案。”

“地途公司有什么理由拒绝我们明天提出的方案吗？”阿里斯泰问。

卡迪克特低下头说：“你应该知道现今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他抬起头希望得到应和，但却没有。“不管怎样，”他问，“有什么急事？”

“市中心，滨河大道。”阿里斯泰扶了扶眼镜说。

“你刚才不是说去会议室吗？”

“有人从市内打电话过来，要求和你面谈，”阿里斯泰解释道，“朱莉丝告诉他下周二前你都没空，他又要求和你视频通话。我把他的电话接到会议室，以便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参加会谈。”

卡迪克特捋了一下令他讨厌的头发，这次是有意为之，而且居然真捋上去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我现在就需要你。”他弯了弯一米八八高的身子，然后又把肩膀拱回来。

他并没有质疑同事所说的那个电话有多么重要，但他得问问来电意欲何为，每个人也都会问这个。

阿里斯泰并不知道来电的目的。“但我知道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过来，为的就是和你面谈。他刻意要告诉我这点。”

“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认识谁吗？”不过卡迪克特自我更正了一下，开玩笑说，“除了你那位在昆士兰州墨尔本的朵拉姑妈。”

“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

卡迪克特乐于见到他的玩笑给这个一本正经的英国人带来的效应。如今，其他普通的英国人就不会像他这位办公室主任那样吹毛求疵，也许是以前的律师生涯造就了他这种性格。另外，这可怜的家伙最近闹了一场离婚，刚刚得到解放，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学会领悟生活中的乐趣。

“实际上，”阿里斯泰说，“那位先生今天早上刚刚从澳大利亚飞到这里。但他说话却是纽约口音。”

“我们先听听他想说什么吧。”卡迪克特说。他领着阿里斯泰到了会议室。“但是他要是交代有关朵拉姑妈的事，你得离会议室远点儿，我想私下听他说。”

* * *

得州扣件公司有两位前台小姐，朱莉丝是其中的一位。她看到卡迪克特和阿里斯泰一前一后走入会议室，不禁松了口气。

她好几次对着来电的客人重复：“卡迪克特先生下周二之前无法和您见面。”对方发了牢骚，态度也不是很友好。她不得不把麦克风切到无声模式。

卡迪克特对她眨眨眼：“朱莉丝，谢了。我们现在就和他通话吧。”

阿里斯泰提示她待在旁边。

卡迪克特在会议桌旁挑了个位置，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视频。他希望这通电话能带来生意。澳大利亚的矿、纽约的钱，来个开门红。如果有更多客户签合同，得州扣件公司就可以减少对地途公司的依赖。现在他们还只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得州扣件公司要想切实减少对地途的依赖，就得有足够多的新客户。

他打开摄像头和屏幕，还把摄像头延时了几秒钟，想对这个潜在的新客户来个先睹为快。

对方六十岁上下，在镜头中看起来身材矮小，略有点儿肚臍。他头顶是秃的，尽管衣领上方还有稀稀疏疏的黑色长发。陌生人留着小胡子，一派旧匪帮电影的形象。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白色衬衫，领带又黑又细。

他看起来非常认真，但并不是得州扣件公司老板所期待的生意上的那种认真。他也不是那种在工厂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工程师。因此他不是，不是卡迪克特所期待的新客户。

得州这边的摄像头开始上线传送图像，来电的人不断地打量着卡迪克特和阿里斯泰。他也看到了朱莉丝，问道：“她为什么在这里？”没等得到答案，他又接着说：“我今天一早从澳大利亚飞过来。”听他的口气，卡迪克特和他的团队好像应该为这位“新客人”的奔波所带来的不便负责任，“你知道路途有多远吗？”

卡迪克特的急脾气也上来了，他满脸通红，平时他生气的

时候总是这样子。阿里斯泰把身子移开，好像随时要躲开弹片。朱莉丝也做出了类似的动作。

“我错过什么了吗？”陌生人问。他又一次不等答案就说，“我的名字是拜耳。我更希望你当面聊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最好能当面谈谈。见不到你，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卡迪克特满脑子都在为地途公司的事烦恼，现在他真想找机会对某个人爆发一下，眼前的这个不速之客看来很合适。

刚才这个家伙对他的两名员工出言不逊，更让他觉得再适合不过了。他正要张嘴，拜耳又抢先说：“控制理论，控制理论应用，气动引擎，大气返回。我的提示足够了吗？”

卡迪克特忽然闭上了嘴。

阿里斯泰却按捺不住了，从椅子上跳起来。他通过摄像头盯着陌生人的脸说：“看着我……”

卡迪克特拉住他朋友的手臂，摇了摇头，阿里斯泰坐了下来。拜耳微微一笑。

卡迪克特的注意力完全被拜耳吸引了，但是他不想在工厂里和他谈下去。他应该尊重陌生人的意见，在通话开始之前就要求朱莉丝离开会议室。“你在市内？”他问。

“是的。”陌生人给了他确定的回答。

卡迪克特看了看手表：九点三十。他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可以正午前到滨河大道见你，大约九十分钟之后吧。我到了就给你电话，是打这个号码吗？”他指着屏幕上的来电号码。

“是这个号码。”

卡迪克特挂断电话，盯着桌面冥思苦想，他以前好像没见过拜耳这个人。想到这儿，他轻松了许多。拜耳并不是今天最大的事。